

人间几度续黄粱

——读《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 闫晓晔



2014 年春季起，白老师在台湾大学开讲《红楼梦》，这是其自 1994 年退休以来首次完整导读《红楼梦》，台湾大学和趋势教育基金会共襄盛举，原本是一个学期的计划，可课程开展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足足讲了三个学期。2016 年，在时报文化的精心策划之下，《〈红楼梦〉导读》以《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面貌与台湾读者相见，如今该书的简体字版也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呈现在大陆读者面前。此书在两岸均是未出先热，并且促成了断版已久的程乙本《红楼梦》在台复刻，想必其将成为《红楼梦》传播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红楼梦》是一大奇书，而此书之能得白先勇先生取而说之，则是一大奇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读后小言》）

私以为白先勇先生解说《红楼梦》最大的特色便是其立说之角度。众所周知《红楼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虽然大家频现、成果迭出，终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拘执于考据、有人耽泥于索引、有人唯版本论、甚或有人提笔另续。白老师则不然，他自言

“我在台大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正本清源，把这部文学经典完全当作小说来导读，侧重解析《红楼梦》的小说艺术”。回归到小说本身，对原文进行抽丝剥茧的梳理，大有拨云见日之功。白老师说艺术家有一种类似于“第六感”的特别灵感，“能够感受到国事、乃至民族的文化状况”，“曹雪芹就显示出这种感受能力”，“他写的不光是贾府的兴衰，可能在无意间，他也替中国的文化写下了《天鹅之歌》”。不应忘记的是，白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创作者，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段话看作小说作家白先勇的自白，夏志清先生就曾评价“《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白先勇论》）。跟随白老师的脚步，我们不仅能够游历大观园、尽享黄粱梦，还可以一窥曹雪芹小说创作技巧之堂奥。

对《红楼梦》小说技巧的探讨已是老生常谈，无论是叙述视角（白老师称之为“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的转换、神话世界的构架还是千里伏笔的隐现都已有精熟的论述。白老师于此依旧能独抒己见，引人深省。大观园——《红楼梦》故事展开最主要的场所，它该以怎样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呢？第十七回“透过贾政视角的大观园是写实的、静态的，我们读者这时看到的大观园就如同一幅中规中矩的工笔画”；第四回刘姥姥“眼中看到的大观园，无一处不新奇，大观园变成了游乐园，如同哈哈镜中折射出来的夸大了数倍的景物”，作者巧妙地地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全息的大观园。另一方面，“太虚幻境跟大观园互相对照，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太虚幻境的十二支《红楼梦》曲子，也是大观园十二钗的命运。整个构架非常恢宏。”太虚

幻境缥缈难觅，可是甫一出现，就将大观园中人物的命运昭示；大观园炫目登场，开始便是人间仙境，一步步走向荒芜衰败，最终落得个幽魂鬼域。第四十回和第一百零八回，曹雪芹以两场家宴，“用强烈的对比手法说尽了贾府及大观园的繁盛与衰落”。第二十八回宝玉初见蒋玉菡，二人互赠表记，一红一绿两条汗巾，等于“宝玉已经在无形中，替花袭人找到了她的归属”，到了百二十回，袭人出嫁，柔肠百结、几欲赴死，直到汗巾出现，方知前缘早定。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以后，叫晴雯给黛玉送去旧帕子，黛玉懂了，题诗藏之，后来黛玉翻检衣物时又见到了这几块手帕，直到九十七回“焚稿断痴情”，这手帕再度出现，付诸烈火，焚尽的不仅仅是黛玉对宝玉的情，更是黛玉的生命。当然，发现这些伏笔线索并非难事，白老师则能更进一步，从中了悟到蒋玉菡与花袭人是宝玉俗缘的体现，二人之结合是宝玉俗缘在世间的合璧；黛玉以情为精神信仰、以诗为感情指归，信仰幻灭，作为情感载体 的诗没有存在的必要，作为情感主体的人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终究只有“冷月葬诗魂”。种种这些伏笔线索在小说最后的收束也成为了白老师力赞后四十回的依据之一。

白老师自言“我感到我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这部震古烁今的文学经典巨作”。他纯以小说艺术、美学观点来评价，充分肯定后四十回出自曹公之笔，且不以“庚辰本”为圭臬，而是仔细比较两个版本的得失，一一指出哪里的描述多了一句就不对了，哪里的对话少了一句“力量”就不够了。我想正因为白老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对文字“力量”的把握才能如此老辣。自然，这些体悟在以严谨为要义的学术研究中尚不足为凭，白老师也多次提

及，整本小说不乏多处前后不符之处。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即有两处：其一，虽然白老师强调后面情节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写贾家之衰，自然笔调萧疏、气氛阴冷，大观园更是由人间仙境堕为幽魂鬼域。前八十回虽未讳言鬼神，有太虚幻境的出现，有秦可卿托梦劝诫王熙凤，有熙凤、宝玉“逢五鬼”，但作者描写诸般情节时终究是藏了一笔；后四十回中“月夜感幽魂”、“潇湘闻鬼哭”、可卿指导鸳鸯自杀等等情节则未免笔锋外露。其二，后文叙述时几度出现“此是后话”，以此语来调整行文节奏并实现场景的时空转换，但此种笔法未见于前文。白先生之说，我们可做一家之言观，而白先生这种对小说的深切体悟则绝对是我们阅读时所应追寻的，其实不只是阅读，我们如将《红楼梦》之文本、白老师之赏读以及白老师之小说放在一起详加参悟，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小说创作的“教科书”。

《红楼梦》到底表现出何种人生哲学？一方面《红楼梦》可以看作宝玉的《佛陀传》，最终宝玉出家，留下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另一方面，宝玉给贾家留下了一个功名，给妻子宝钗留下一个孩子，给俗缘牵绊的袭人留下一个归宿，他把儒家道统中该尽的义务都尽到了，自身成佛亦不忘众生。白老师谓“怎么样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最具体的人生故事呈现出来，这就是《红楼梦》伟大的地方。《红楼梦》将中国人的哲学、儒、佛与道，所涉及的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以最动人的故事说了出来”。其实这一点，在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作品中也得以体现，无论“台北人”还是“纽约客”，在世事动荡之下，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选择，白先生笔端流露，或许有情感倾向，但并没有是非的臧否，有的是冷眼看众生各自修持。（作者为叶嘉莹先生学生，全文有删节。）

新诗的知音 读者的知音

◎ 邵燕祥

是他对新诗的倾心热爱。

你不要拿韦决仅仅当作一位有毅力、有眼光的藏书家，他首先是一位从写诗起步的“文青”——“诗爱者”，他以他的心去感应众多诗人的心，因此他有一颗先天加后天的诗心。他写下的这些文字，不论你叫它诗话也好，书话也好，都包含着诗史，还有诗评。这就跟出自对新诗并无多少感情，仅仅把有关新诗的职业写作当作谋生之术者的文字大异其趣，甚至截然不同。请读者在静静的阅读中仔细体味，甘酸自辨。

由于历史的原因，韦决的读诗（可能还有写诗）走过小小的弯路。而中国新诗在百年中更走过大大的弯路。“回首向来萧瑟处”时，他不但注目那些新诗史册上名声显赫的诗人，也没忘记几乎全被遗忘，或者一度显赫复归消

隐的诗人，客观公正地还他们以新诗发展链条上原有的位置。韦决绝不势利，他为那些长期在所谓诗歌界处于边缘的诗人，不属于什么诗歌流派、团体，只是类似“单干”地专心写诗，并有自己特色的诗人，留下温暖的一笔。以这样的胸怀来“收藏”新诗，又推介诗人，韦决这样做了。倘我们都有这样的胸怀，则在新百年里，中国新诗的道路将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格外引起我深思的，是韦决在《三叹公刘》中，对公刘 1949 年前后诗作的一份比较。我在五十年代初，初读公刘《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两本薄薄的诗集，颇感欣喜，目为部队诗歌的新收获，那是在当时语境下，与战争年代的“枪杆诗”等比较而言的。韦决则直截指出，政治热情多于艺术提

炼，“除某些灵光一闪的诗句外，大多平庸无奇”。这固然是从今天历史恢复了常识的眼光来立论，也因为钩沉了公刘在那之前曾有作品：“与四十年代后期（公刘）的新诗，尤其是语言犀利、意境深邃的散文诗相比，判若两人”。韦决此语，振聋发聩，也令人唏嘘。我后来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公刘《作瓦山组诗》等，耳目一新。韦决也肯定了公刘 1953-1956 年间的若干新作。这些新作实际上接通了诗人 1949 年以前的一脉文心，让我们又看到了真正的诗性和诗质。

这不仅是公刘之可叹惜，也几乎可以涵盖一两代诗人曾经的命运。

从这部书，可以说作者韦决是新诗的知音，是诗人也是读者的知音。

新书推荐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村上春树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历时六年写作的首部自传性作品，他讲述了关于写作、生活的故事，有一章还专门谈到他对“文学奖”的态度。一个人，写作三十五年，十三部长篇小说，超过五十种语言译本。虽然拥有享誉世界的知名度，但关于村上春树，许多事情始终包裹在神秘的面纱中：他是怎样下定决心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的？对他来说，人生中幸福的事是什么？究竟如何看待芥川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家看似风光，却是份孤独的职业。三十五年来，村上春树在孤独中编织着美妙动人的故事。他以十二章肺腑之言，真挚诚恳又不失幽默地讲述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故事，和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往事。

《中国好小说·潘向黎》潘向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此书汇集了潘向黎优秀的小说：《白水青菜》《轻触微温》《绯闻》《我爱小丸子》《永远的谢秋娘》《他乡夜雨》《碎钻》《女上司》《一路芬芳》等。这些长长短短的故事，讲的都是都市男女的梦，是城市人的疲惫、叹息和欢笑，是他们的不甘和憧憬。作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潘向黎一向坚持写都市生活。她善于以清新淡雅的笔触、灵动唯美的文字抒写都市生活的繁华与苍凉、热闹与寂寞，以独特细腻视角、具体深刻的剖析展示出现代人的开心与隐痛、满足与创伤。其语言融会古典与现代，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和艺术魅力。“中国好小说”已出四季，旨在策划出版获得国内重大文学奖项的作家的精选作品。

《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路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路明是近年当红的青年作家。身为大学物理老师的他并没有单面宇宙、力学和方程式，他内心的宇宙包容着对生命万物的细细咂摸和品读，平凡烟火里的动人韵致在他的笔下朴实动人。敏锐的观察力、情景与细节的描绘，文字背后的感情力量令读者印象深刻。像《弄堂》《一座城的烟火》，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描述记忆里依稀烙印深刻的青春，隐藏在斑斓日光之下的都市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及在生命之上对生死的揣摩和思考。“城市变迁，运命无常，青春的记忆，市井的暖色与喧哗……在作者笔下，一切都有温度和烈度，令人动容。”金宇澄如此评价。

《洛夫诗手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洛夫是华语诗坛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早年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意象繁复，风格奇诡，被誉为“诗魔”，后来则注重从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中吸取艺术精髓，将现代生命意识、历史感怀以及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熔铸成具有中西方美学品质的现代汉诗，成就显著，影响深远。洛夫先生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造诣极高的书法家。《洛夫诗手稿》精选了洛夫先生的抒情诗代表作，代表洛夫抒情短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边界望乡》《烟之外》《金龙禅寺》《因为风的缘故》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并配有洛夫先生精美的书法作品和钢笔字手稿，诗歌与书法对照，呈现出一种艺术跨界之美。该书采用硬精装，装帧精美大气。